

# 中文中的愿望表达“希望”“愿意”——以“力”与“障碍”为视角

胡松旸

西安外国语大学，陕西西安，710128；

**摘要：**本研究聚焦于构成“希望”与“愿意”的“力量”与“障碍”，通过相应的图式解释了“希望”与“愿意”在对译过程中的表现，并提出了一个能够统一说明两种愿望表达形式异同的框架。

**关键词：**愿望表达；愿意；希望；力与障碍

**DOI：**10.69979/3041-0673.25.01.064

## 引言

在汉语中，“希望”和“愿意”均为表达个人愿望的心理动词，使用广泛，但因语义相近，常令学习者困惑。鲁晓雁（2008）指出，愿望类心理动词的区分尤为困难，直接影响表达能力。《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（修订本）》将两者列为“甲级词”，误用率较高，如：

- (1) 我希望帮助你。
- (2) 妈妈愿意我努力学习。

随着日本留学生数量增加，其误用问题愈受关注。本文采用对比语言学方法，结合日中对译语料库，并借助认知语言学视角，构建统一分析框架，以探讨“希望”与“愿意”的异同，为汉语学习提供新思路。

## 1 先行研究

已有研究对“希望”和“愿意”进行了不同角度的分析。例如，鲁晓琨（1999）提出“愿意”具有“回应选择性”，即其使用需基于前文提供的选择范围。例如：

- (3) 你愿意去中国吗？
- (4) 公司派你去中国，你愿意去吗？

由于(3)缺乏明确的情境和选择，“愿意”在此句中显得不自然，而(4)提供了明确的情境，使“愿意”更加合适。此外，郭晓麟（2010）提出，“希望”强调表达主体的愿望（施加者），而“愿意”则指向愿望的执行者（承担者）。

近年来，石井友美（2022）从认知主体与认知对象的关系出发，分析了“愿意”的受领表达，并将其分为I模式和D模式。I模式下，认知主体位于动作主的

位置，例如：

- (5) 我愿意领受他的任何重罚。
- D模式下，认知主体处于外部，例如：
- (6) 他只愿意享受权利，全不愿意承担责任。

## 2 语料库调查

本研究基于中日对译语料库，分析“希望”和“愿意”的日语对应表达。研究发现：

1. “希望”多被译为“願う”“望む”“期待する”等。
2. “愿意”多被译为“たい”“気持ちになる”“喜んで”等。
3. “希望”可用于表达对他人的期待，而“愿意”多指主观意愿。
4. “愿意”涉及利益的双向转移，而“希望”则较少。

## 3 “希望”与“愿意”的认知分析

### “希望”与“愿意”的图式

本文运用大江元贵（2015）提出的“力量”与“障碍”图式，关注“希望”和“愿意”所涉及的力量（条件）的存在方式，并将这种力量置于行动链条之中。本文提出如下的“希望”和“愿意”构成的力关系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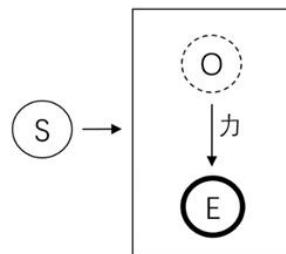


图1 “希望”的图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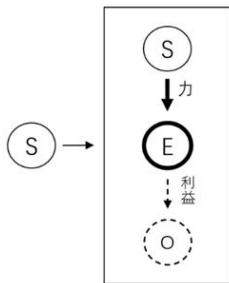


图2 “愿意”的图式

在图1、图2中， $S$ 代表主体， $O$ 代表对象， $E$ 代表情境的实现。粗线表示焦点，虚线表示可有可无的元素，方框表示被期望的状态。

根据虚线元素的有无，“希望”和“愿意”可分别为两种模式，本文称无虚线元素的“希望”为“希望<sub>1</sub>”，有虚线元素的为“希望<sub>2</sub>”；无虚线元素的“愿意”为“愿意<sub>1</sub>”，有虚线元素的为“愿意<sub>2</sub>”。

“希望<sub>1</sub>”的行为链为：“不特定对象试图实施某行为” $\rightarrow$ “该行为导致情境实现”，焦点在情境实现，而力量与情境的互动被背景化。“希望<sub>2</sub>”则变为“特定对象试图实施某行为” $\rightarrow$ “该行为导致情境实现”，但焦点未变。

“愿意”的焦点不同，始终位于“力量施加”及“力量作用下情境实现”两个动态过程。“愿意<sub>1</sub>”的行为链为：“主体试图实施某行为” $\rightarrow$ “行为受阻” $\rightarrow$ “主体施力克服阻力” $\rightarrow$ “情境实现”，强调“主体施力克服阻力”。“愿意<sub>2</sub>”则通常伴随对象受益。

本文接下来将基于上述图式，分析四种现象。

### 3.1 “希望”的图式

#### 3.1.1 “希望<sub>1</sub>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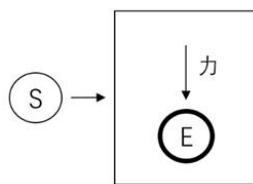


图3 “希望<sub>1</sub>”

在“希望<sub>1</sub>”中，促成情境的力量并非主体自身，而是不特定的外部因素，使得情境实现的不确定性更突出。由于焦点在“情境的实现”上，说话人并不关心具体过程。例如：

- (7) 希望中国人的教育开支不要像日本那样大。
  - (8) 希望他认识的那女孩子要有英娥似的命运。
- 例(7)中的教育支出受社会因素影响，例(8)中

的命运更无法人为决定，两者均关注结果而非成因。

基于这种不确定性和结果导向的特点，“希望<sub>1</sub>”常译作“愿う”或“望む”，其中“愿う”既可表示“向神佛祈求”，也可表示“希望某事发生”，符合“希望<sub>1</sub>”的特征；“望む”同样表达对某种结果的期待。此外，“希望<sub>1</sub>”也可译为“祈る”“期待”或“希望する”。

而“愿意”因强调主体施力，缺乏“希望<sub>1</sub>”的不确定性特征，几乎不被译作“愿う”或“望む”。同时，“希望<sub>2</sub>”涉及“希望特定对象实现某情境”，这使得其常与“愿う”的“向他人提出请求”义相符，而“愿意”则因主体依赖自身力量而不符合此用法。

#### 3.1.2 “希望<sub>2</sub>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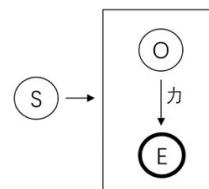


图4 “希望<sub>2</sub>”

“希望<sub>2</sub>”与“希望<sub>1</sub>”的区别在于，力量施加者是否明确。在“希望<sub>2</sub>”中，施加力量者通常是特定对象（多为他人），表现为“希望他人实现自己的愿望”，带有一定命令性。例如：

- (9) 我希望你也要有这份骨气。
- (10) 希望你仔细想一想。
- (11) 希望对方不反对我养狗或养鸽。

在这些例句中，“希望”分别被译作“てくれ”“なよ”“しないこと”，均体现出较强的命令口吻，符合郭晓麟（2010）提出的“希望”具有“[+高强度]”的特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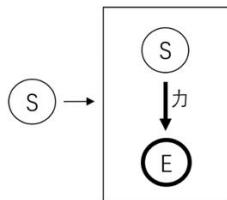
此外，“希望<sub>2</sub>”还涉及利益流动，通常表现为“对象实现主体愿望”，即利益从对象向主体流动。例如：

- (12) 她也曾希望她所爱的许宁和她一同去。（译作“もらいたい”）
- (13) 希望祖父早些醒来，他也可以早些出去。（译作“くれれば”）

调查发现，“希望”极少表达“主体为对象提供利益”，即利益从主体向对象流动的情况（如“希望能为你做点什么”）在CCL语料库中出现频率极低，且多为欧美作品的翻译。这也解释了为何“希望”几乎不被译作“あげる”。

### 3.2 “愿意”的图式

#### 3.2.1 “愿意<sub>1</sub>”



如前文所述，“愿意”的图式聚焦于“主体施加力量以克服阻力”。基于这一特点，“愿意<sub>1</sub>”具有“主体为实现情境付出努力或代价”的词汇特征，也就是说，“愿意<sub>1</sub>”表达的是主体对情境实现的“坚定意志”。请看以下例子：

(14) 太太，请你不要把我送走，我愿意在公馆里做一辈子的丫头。我愿意服侍你一辈子。

どうかあたしを行かせないでください。あたしはこちらで一生召使でいたいのでございます。生涯奥さまにお仕えしたいのでございます。

(15) 我们愿意正告机构。

われわれは机构にはっきり告げた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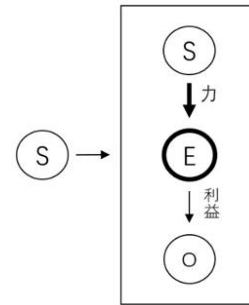
在例(14)中，主体为了让自己不被送走，声称愿意作为代价一生当丫鬟。例(15)中，“愿意<sub>1</sub>”反映了主体向机构明确表达意愿的坚定态度。以上这些“愿意<sub>1</sub>”若用“希望”替换则显得不自然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表达强烈肯定或否定的词语，如“喜んで”、“いやがる”、“嫌う”等，只有在翻译“愿意”时才会出现，这也证明了“愿意<sub>1</sub>”的词汇特征。换句话说，相较于“希望”，“愿意”对情境实现的意愿更加强烈。

郭晓麟(2010)认为，“愿意”具有[-积极性]、[-主动性]的特性，并指出该词表达的愿望对主体而言往往是消极或麻烦的。然而，除了例(14)之外，例(15)中表达的“向机构告知”的愿望。此外，例(14)和例(15)中的愿望对主体而言究竟是积极还是消极，其判断标准并不明确。实际上，郭晓麟(2010)在其图示中也承认“愿意”可以表达中性愿望(郭晓麟 2010: 60)，但未对其原因进行解析。

本文提出的“愿意<sub>1</sub>”图式，正可用于解释这一现象。即，这类使用“愿意<sub>1</sub>”的句子，仅关注于表达对愿望实现的意志，而不关注该愿望对主体而言是消极还是积极，因此也适用于中性情境。

#### 3.2.2 “愿意<sub>2</sub>”



与“愿意<sub>1</sub>”相比，“愿意<sub>2</sub>”具有对象者。此外，如前文所述，“愿意<sub>2</sub>”所涉及的情境实现会给对象者带来利益。从这一图式来看，“愿意<sub>2</sub>”具有“主体为了对象者而付出努力或代价促成情境实现”的词汇特征。从利益的转移来看，利益是从主体向对象者流动的。

(16) 现在我没有事，我愿意和你玩。

今なら暇だから遊んであげられるよ。

例(16)中，作为主体的“我”愿意利用自己的空闲时间陪伴对象者玩耍，利益从主体流向对象者。因此，利益是从主体(听话人)向对象者(我)流动的。

从利益的转移角度来看，前文提到“希望”主要用于表达利益从对象流向主体的情境，因此，“希望”相关的翻译中不会出现“あげる”(给予)。然而，正如例(16)所示，“愿意”在翻译时并无类似倾向，而是既可对应“くれる”、“もらう”，也可对应“あげる”。但由于“愿意”的图式限制，其无法表达利益从对象者流向主体的情况。例如：

(17) #我愿意你能带我转转。

案内してほしいです。

由于例(17)与“愿意<sub>2</sub>”的图式矛盾，因此该句不成立；但若换用“希望”，句子则可成立。因此，“愿意”仅用于表达利益从主体流向对象者的情况。

#### 3.2.3 “愿意”的特殊用法

首先，回顾前文引用的郭晓麟(2010)未能充分解释的例子：

(18) 但是，白雪公主会说，她心眼挺好，她愿意每个人都和善、幸福、快活。

此处的“愿意”并不表现郭晓麟(2010)所指的“承担”或[-积极性]的特征。此外，分析该句后可发现，这里的“愿意”与前述任何一种“愿意”都不同。在例(18)中，“每个人都和善、幸福、快活”这一情境的实现，并非由主体施加力量促成，主体也未付出任何努力或代价。因此，本文将这一类“愿意”称为“愿意<sub>3</sub>”。

这些句子中，主体未施加力量，利益也无明显流动。

进一步分析可发现，这种“愿意<sub>3</sub>”可以用“希望<sub>1</sub>”的图式表示。换言之，“愿意<sub>3</sub>”与“希望<sub>1</sub>”共享相同认知框架。

#### 4 结论

以上，本研究考察了“希望”与“愿意”的异同。概括而言，“希望”中，愿望的实现主体总是非自身，且能够表达利益从对象者向主体的转移；而“愿意”中，愿望的实现主体总是自身，且能够表达利益从主体向对象者的转移。然而，两者也存在共通之处，并共同构成一个连续体。

本研究聚焦于构成“希望”与“愿意”的“力量”与“障碍”，通过相应的图式解释了“希望”与“愿意”在对译过程中的表现，并提出了一个能够统一说明两种愿望表达形式异同的框架。借此框架，本研究成功解析了以往研究难以解释的利益转移现象及“愿意”的特殊用法。此外，本研究还提出了“希望”与“愿意”构成连续体的新观点。未来研究将以此视角进一步分析其他愿望表达形式，推动日中对比研究中对愿望表达的理解，并促进非汉语母语者对汉语愿望表达的掌握。

#### 参考文献

- [1] 宮崎和人（2006）『まちのぞみ文について 「シタイ」と「ショウ」』日本語文法の新地平2文論編 益岡隆志, 野田尚史, 森山卓郎編 くろしお出版 pp. 41-61
- [2] 大江元貴（2015）「中国語の可能形式“能”“会”“可以”：「可能」概念を構成する力に着目した分析」『筑波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科文芸・言語専攻』第67号 pp. 41-67
- [3] 石井友美（2016）「意志表現としての“想”と“愿意”」『中国語教育』第14号 pp. 57-78

[4] 石井友美（2022）「受領表現における”愿意”の使用条件」『岡山大学全学教育・学生支援機構教育研究紀要』第7号 pp. 41-56

[5] 鲁晓琨（1999）<现代汉语意愿助动词的意义对比>《第六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》pp. 537-552

[6] 鲁晓雁（2008）<“希望”“想”的语义语法对比外国人说汉语能愿动词偏误研究>《社科纵横（新理论版）》p. 04

[7] 苏联波（2008）<语言的模糊性与模糊化认知>《中华文化论坛》pp. 51-55

[8] 郭晓麟（2010）<“希望”和“愿意”的愿望表达模式解析>《云南师范大学学报（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）》pp. 57-62

[9] 史彤嵒（2015）<关于“肯”的语义语用特点及与“愿意”的区别>《中国語教育》第13号 pp. 131-146

[10] 高亮（2017）<意愿情态动词的意愿等级>《语言教学与研究》pp. 26-33

[11] 张凯丽（2021）<基于HSK语料库的日本留学生意愿类心理动词的偏误研究>《语言文字学术研究》pp. 39-41

[12] Sweetser, Eve E. (1990) From Etymology to Pragmatics: Metaphorical and Cultural Aspects of Semantic Structure. 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.

语料库：

CJCS：中日对译语料库

CCL：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现代汉语语料库

作者简介：胡松旸（2000.08-），男，汉族，安徽人，硕士研究生，西安外国语大学，日语语言文学专业，日语语言学。